

《阿尔泰语系语言功能-类型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阿尔泰语系 语言传据范畴研究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力提甫·托乎提 张定京 / 主编



EVIDENTIALITY
IN ALTAIC LANGUAGES

EDITED BY ABDURISHID YAKUP,
LITIP TOHTI AND ZHANG DINGJING

民族大學出版社
Minzu University Press

《阿尔泰语系语言功能—类型学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阿尔泰语系 语言传据范畴研究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力提甫·托乎提 张定京 / 主编



EVIDENTIALITY IN ALTAIC LANGUAGES

EDITED BY ABDURISHID YAKUP,
LITIP TOHTI AND ZHANG DINGJING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 /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等主编.
— 北京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3. 2
(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功能. 类型学研究; 1)
ISBN 978-7-5660-0293-8

I. ①阿… II. ①阿… III. ①阿尔泰语系—类型学 (语言学)
—研究 IV. ①H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46500号

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研究

主 编	阿布都热西提·亚库甫	力提甫·托乎提	张定京
责任编辑	李 飞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	100081
	电话: 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	68933757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20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0293-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阿尔泰语系语言功能-类型学研究》系列丛书

总主编◎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本书由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基金资助出版

前 言

本书是 2009 年起利用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启动金开展的科研项目《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功能-类型学研究》的成果之一。该课题以情态这一参项为主线,对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类型特点进行描写、分析、对比和分类,力求找出情态系统这一参项的功能标记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中所表现的共性和特性。它基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就像语序、致使结构、主从结构等一样,情态系统完全可以作为对人类语言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标度,而且以亲属或属于同一类型的语言为对象对情态系统进行分析和对比,可避免不同语系语言对比研究中语义-功能很难保证同一性的问题,有效地展示情态的类型学参项作用。

《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功能-类型学研究》课题主要关注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和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基本情态这两个情态、功能范畴。其中,传据的核心为信息来源,而基本情态的关注范围比较广,一般包括动力情态(dynamic modality)、道义情态(deontic modality)和认识情态(epistemic modality)三大下位范畴,每一下位范畴又包括一些小类,如即允许型情态、职责型情态、应允型情态、能力型情态等(详见 Palmer 2001, 22 页)。关于阿尔泰语系语言基本情态的研究成果,我们在另一本书中专门介绍。原则上,本课题研究的支撑点是围绕着这两个主题设计、准备的针对性语料集和语料库,但也采用在各类书刊选择的语料和田野调查记录。由于属于阿尔泰语系语种较多,而且许多语

种具有跨境性质，该课题侧重于国内典型阿尔泰系语言的研究：以国内的主要阿尔泰语系语言和语支为主，分析、描写主要、典型语种的传据范畴和基本情态。与此同时，本书把国外的一些阿尔泰语系语言也列入研究范围，如土耳其语、土库曼语等。在宏观阿尔泰学上归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朝鲜语和日语也因其在类型上与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具有很大共性，也列入考察范围。在分析、描写、对比、分类过程中，该课题力求遵循功能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相结合的分析、描写原则，即功能-类型学方法。这一方法在吉冯（Talmy Givón）等功能语言学家的著作中得到较详细的阐述（见 Givón 1984）。简单地说，本书研究的出发点为语义和功能，在描写、分析过程当中，关注类型对比和类型学概括。

3 年来，《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功能-类型学研究》课题组集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哈萨克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系、朝鲜语言文学系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等从事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近 20 名青年教师形成一个团队，其成员不仅有太平武教授、力提甫·托乎提教授、张定京教授、丁石庆教授、钟进文教授等国内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资深专家，还有包满亮博士、艾尔肯·阿热孜等具有副教授职称的骨干青年教师和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语言学者及在读博士研究生。团队还特别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斯钦朝克图研究员、朝克研究员、赵志强研究员等资深专家参与研究、指导。其间，德国梅因兹大学东方学研究所原所长、知名语言学家、突厥学家拉尔斯·约翰逊教授，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主任、知名日语史专家、阿尔泰语言学家木田章义教授，土耳其首都大学土耳其语言文学系主任、著名突厥语

言学家努热丁·德米尔教授，俄罗斯语言学家、满-通古斯语研究专家安德烈·马尔楚阔夫等加入到我们的研究队伍，使团队明显具有国际性质。特别要提到的是，拉尔斯·约翰逊教授是较早开始研究传据问题的西方语言学家之一，而木田章义教授是多年来强烈主张阿尔泰语系语言的类型学研究的国外学者之代表，他们的加入和他们提供的诸多建设性意见为提高该课题的研究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经过3年努力，课题组大部分成员奔赴阿尔泰语言使用区域进行针对性较强的田野调查，收集到关于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第一手语言材料。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分析和研究，课题组成员总结出有关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一些重要类型特点，同时也积累了有关阿尔泰语系语言类型学研究的经验并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经过3年的合作研究，原先认为毫无干系的课题组成员逐渐认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今后开展共同研究、逐步形成具有合作精神和国际视野的阿尔泰语系语言功能-类型学研究队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1年6月，以该创新团队成员为主举办的全国性“阿尔泰语系语言类型学专题研讨会”上，课题组成员首次以团队的形式向与会专家和同行报告自己一年多来的研究成果，充分显示该团队在国内阿尔泰语系语言类型学研究领域的优势，引起与会专家和同行的重视。在该课题研究的第一部成果付梓之际，我们谨向课题组成员和各位同行3年来对本课题研究的支持和帮助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作为本书专题的传据(evidentiality)对国内阿尔泰语言学界来说是个较新的概念，国内外语言学界对这一语法范畴的系统研究也在近几年

才开始。从本书的不同章节都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对传据有不同的理解,对本书的总体描写和分析方法的理解有所不同。有些学者干脆不用传据这一术语,采用自己的术语如信源、传信、示证等来描写表明信息来源为核心的语法范畴,有的学者愿意保留国内阿尔泰语言学界常用的陈述式、陈述语气等术语。我们充分尊重不同学者的观点和选择,对术语和叙述方法没有进行统一。但在确定书名时,我们暂时采用本书主编之一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教授提议的传据这一术语,可简单地解释为“所传达信息的来源依据”。此书是课题组成员对这一专题研究的初步成果,对专题的理解还不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坚信,课题组成员通过进一步深化对传据以及相关语法范畴的理解和认识,以更强的团队意识,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推出具有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编 者

2012年9月20日

目 录

前言.....	1
导言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传据及其基本类型.....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1
突厥语族语言的传据范畴	
1 突厥语族语言的传据范畴.....拉尔斯·约翰逊	39
2 现代维吾尔语的传据范畴.....力提甫·托乎提	53
3 现代哈萨克语的信源范畴.....张定京	73
4 现代柯尔克孜语的传据范畴.....托汗·伊萨克	107
5 西部裕固语陈述式中的传据意义.....钟进文	125
6 撒拉语动词传据范畴研究.....马伟	135
7 乌孜别克语传据的语法标记及其功能初探.....阿达来提·阿布拉	145
8 土耳其语的传据范畴.....努热丁·德米尔	153
9 土库曼语传据范畴初探.....米娜瓦尔·艾比布拉	170
蒙古语族语言的传据范畴	
10 蒙古语传据范畴.....雪艳	180
11 达斡尔语的传据策略初探.....丁石庆	187
12 东部裕固语和东乡语传据情态的语法形式对比.....包满亮	193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传据范畴	
13 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完成体、传信性及其相关范畴.....安德烈·马尔楚阔夫	216
14 锡伯语传据范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赵志强	238
朝鲜语和日语的传据范畴	
15 朝鲜语基本情态与传据范畴功能.....太平武	262
16 日本語の証拠性(evidentiality)表現.....木田章义	282
后记.....	304

Contents

Foreword.....	1
Introduction:	1
Evidentiality in Altaic languages and its basic subtypes.....Abdurishid Yakup	
Evidentiality in the Turkic languages	
1 Evidentiality in Turkic	Lars Johanson 39
2 Evidentiality in Modern Uyghur.....	Litip Tohti 53
3 Evidentiality in Modern Kazakh.....	Zhang Dingjing 73
4 Evidentiality in Kirghiz.....	Toqon Ishaq 107
5 Evidential meanings in the Yellow Uyghur declarative mood.....	Zhong Jinwen 125
6 A study on evidentiality of Salar verbs.....	Ma Wei 135
7 Uzbek evidential markers and their function.....	Adalet Abla 145
8 Evidentiality in Turkish	Nurettin Demir 153
9 Evidentiality in Turkmen	Munawwar Hebibulla 170
Evidentiality in the Mongolic languages	
10 Evidentiality in Mongolian.....	Xue Yan 180
11 On the evidential strategies in Daghur	Ding Shiqing 187
12 A comparison of grammatical forms of the evidential modality in Eastern Yellow Uyghur and Santa.....	Bao Manliang 193
Evidentiality in the Manchu-Tungusic languages	
13 Perfect, evidentiality and related categories in the Tungusic languages.....	Andrey Malchukov 216
14 On the evidentiality in Shibo and related problems.....	Zhao Zhiqiang 238
Evidentiality in Korean and Japanese	
15 Basic modality and evidentiality in Korean.....	Tai Pingwu 262
16 Evidential expressions in Japanese	Akiyoshi Kida 282
Postscript.....	304

导言：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传据及其基本类型

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1 传据及其类型

1.1 传据及其主要特征

传据（英文：evidentiality）^①是主要标明信息来源（source of information）的一种语法范畴，其核心为信息来源和信息的获取途径，即信息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等所获或是借助阅读来获取，或者属于别人的叙述或叙述者的推断等。^②传据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并具有自己特有的语法标记。以土耳其语的 *Emine gel-di*“俄米娜来了”和 *Emine gel-miş*“(听说/好像/很显然)俄米娜来了”这两个句子为例，除了句末的终点后(post-terminal)词尾-DI 和终点后传据词尾-miş 之外，两个句子的其他成分一律相同。有终点后词尾-DI 的句子对于信息来源不作具体说明，只是表示信息是非间接的，即信息有可能是通过叙述者的亲眼所见和亲耳所听，也有可能通过嗅觉等其他感官所获。与第一个句子相比，*Emine gel-miş* 这一句子因其在句末有终点后传据词尾-miş，表示信息是叙述者从亲眼所见者那里所得或通过阅读等方式入手的，它也有可能表示叙述者根据某种迹象或证据所作的推断。

除了信息来源和信息的获取途径之外，叙述者对信息来源的叙述方式，即视点（point of view）也是传据的重要方面。换言之，传据并不一定涉及到事实的真实性，如何接受、理解、说明信息来源，取决于说话者的视点或叙述方式。例如，同样是叙述者亲眼看见对面的大楼着火，使用维吾尔语的叙述者可用以下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对此进行叙述：

(1a)

qarfi	tæræp-ti-ki	bina-ɤa	ot kæt-ti
对面	方面:位格:修饰尾	楼:向格	着火:一般过去
对面的大楼着火了。			

^① Evidentiality 的汉语译较多，有人译作言据，有人建议译作信据或信源，也有学者使用传信、证据等。详见 Palmer 2001（中国版），第 18~19 页；张 1997，彭 2009、陈 2009b 等。

^② 参见 Aikhenvald 2004，第 3~5 页；Aikhenvald 2004a，第 320 页。

(1b)

qarʃi	tæræp-ti-ki	binaxa	ot ket-iptu
对面	方面:位格:修饰尾	楼:向格	着火:传据过去

(显然)对面的大楼着火了。

很明显,这两个句子对信息来源的叙述方式并不相同:前者把叙述者的所见当作视觉性信息来进行叙述,而后者则把它作为推断性信息来加以叙述。

自从美国人类语言学家弗朗斯·鲍阿斯(Franz Boas)在其名著《美国印第安人语言手册》(见 Boas 1911)注意到信息来源及其在夸口特(Kwakiutl)语里的重要性以来,已经经过一个世纪的时间,自从俄罗斯知名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Osipovich Jakobson)于1957年用传据(evidentiality)这一术语来指信息来源也过去半个多世纪。期间,许多语言学家试对传据作出解释,美国语言学家威廉姆·雅阔布森(William H. Jacobsen)对于传据概念的提出和对它的不同解释做精辟的评述之后,对传据下如下定义:^①

“传据所构成的语言学范畴适用于说话者假定似属真实,但不能证明其为直接观察或亲身经历的述语。以此它区别于否认述语真实性的式。”

很显然,威廉姆·雅阔布森的定义参照罗曼·雅各布森对式的定义。这一点他本人也明确提到。

根据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帕默尔(F.R. Palmer)的观点,传据是命题情态(propositional modality)的下位范畴,包括报道性情态(reported)和感知型情态(sensory)两种。^②荷兰功能语法学家迪克(Simon C. Dik)将传据范畴与主观情态(Subjective modality)归为一类,即情态的第三层次(Level 3)。他认为,传据“表示说话者对命题质量的评价是通过何种途径获取的”。^③澳大利亚籍俄罗斯语言学家阿列克三德拉·埃亨瓦尔多(Alexandra Y. Aikhenvald)教授则认为,传据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它既不是认知型情态或其他情态的一种,又不是语气、时体等的下位范畴。^④菲尔德南德·德韩(Ferdinand de Haan)、戈尔贝尔托·拉扎尔多(Gilbert Lazard)、司考特·德库兰斯(Scout DeClancey)等语言学家也指出,传据并非是情态的下位范畴,而是一个独立的语法范畴。^⑤笔者赞同埃亨瓦尔多教授等把传据看作独立语法范畴的观点,但对于传据与情态的联系和差别有与她少有区别的理解。在笔者看来,传据形式的选择直接反映说话者的视点和目的,很难把传据看作是与情态无关的语法范畴。无论从功能或者是从历史演变来看,在一些情况下传据和认知情态相互交叉并出现在同一语句,说明二者虽有明确界限,

^① 参见 Jacobsen 1986, 3 页。对于传据研究史的较新概述见 Aikhenvald 2004, 12~17 页; 陈 2009, 23~36 页。

^② 见 Palmer 2001, 第 22 页。

^③ 见 Dik 1997, 第 242 页。

^④ 参见 Aikhenvald 2004, 第 7 页; Aikhenvald 2004a, 第 320 页。

^⑤ 参见 Haan 1999, Lazard 1999, DeClancey 2001 等。

但并非截然分开，而且逐渐相异。在这一点上，笔者比较倾向于美国知名功能语言学家吉冯（Talmy Givón）对传据的解释。^①具体细节将另文讨论，这里暂不深究。

1.2 传据的类型

许多语言有专门表示传据的规范语素、附着语素及介词、前动词、助词等功能标记，构成独特的语法范畴。一般来讲，通过这些功能标记来表示传据的语言在传据下位范畴的数量和内容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例如，高加索语言和芬-乌古尔语等只有非直接传据（nonfirsthand）和其余一切（everything else）这两种传据，而在巴西的亚马逊州使用的图尤卡语（Tuyuca）区分视觉性传据（visual）、非视觉性感知传据（nonvisual sensory）、推断性传据（inferred）、报道性传据（reported）等四种信息来源。有些语言区分的信息来源的种类多达六种，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南部高地使用的福鄂语（Foe）。^②

最初对传据进行较系统分类的是吉冯。他认为，根据传据目的对信息可根据以下参项进行分类：^③

- A. 作为信息来源的直接经历或间接经历；
- B. 作为信息来源的视觉、听觉和其他感官情态；
- C. 作为信息来源的经历和报道
- D. 作为信息来源的经历和推断。

他认为，对说话者对于信息来源根据其可证力（evidentiary strength）或信息来源的信赖度分层，并对这一层级系统做了概括和分类。

最近，受到广泛接受的是埃亨瓦尔多教授的分类。她将世界语言的传据系统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Aikhenvald 2004，第 25~61 页）：

- A. 二元传据：一般从以下选项当中选择一种：
 - A1. 第一手信息和第二手信息
 - A2. 非第一手信息和其他类信息
 - A3. 报道型信息(或传闻)和其他类信息
 - A4. 感知型信息和报道型信息（或传闻）
 - A5. 听觉型信息和其他类信息
- B. 三元传据：这一系统至少包含一种感知型评述，有以下几种：
 - B1. 直接（或视觉性）信息、推断型信息、报道型信息
 - B2. 视觉型信息、非视觉型信息、报道型信息
 - B3. 视觉型信息、非视觉类感知型信息、报道型信息

^① 参见 Givón 1984，第 307~309 页。

^② 至于传据的主要类型及其特点详见 Palmer 2001，第 35-55 页；Aikhenvald / Dixon 2003，第 3~6 页；Aikhenvald 2004，第 23~66 页；Aikhenvald 2004a。

^③ 详见 Givón 1984，第 307~308 页。

B4. 非视觉类感知型信息、推导型信息、报道型信息

B5. 报道型信息、引述性信息、其他类信息

C. 四元传据：这一系统包含一种或两种感知型评述，至今见到的有以下三种：

C1. 视觉性信息、非视觉型信息、推导型信息、报道型信息

C2. 直接（或视觉性）信息、推导型信息、推测性信息、报道型信息

C3. 直接信息、推导型信息、报道型信息、引述型信息

D. 五元或具有更多选项的传据系统

在埃亨瓦尔多看来，世界语言获取的信息有视觉性（visual）、非视觉类感知型（non-visual sensory）、推导型（inference）、推测型（assumption）、传闻（hearsay）、引述（quotative）等语义参项。^①

比利时语言学家努也提斯（Jan Nuyts）的分类与埃亨瓦尔多的分类比较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他认为，传据至少有亲历型传据（experiential evidentiality）、报道型传据（reportative evidentiality）、推导型传据（inferential evidentiality）等下位范畴。^②

2 阿尔泰语系语言的传据及其基本类型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突厥语族诸语言通过专门的功能操作符系统来表示传据范畴，其语法化程度很高，与英语、汉语等主要靠词汇手段或插入成份来体现传据的语言有较大的不同。在蒙古语族语言当中，虽然传据没有像突厥语族诸语言一样语法化程度很高的、专门的功能标记，但蒙古语、土族语、保安语、达斡尔语、东乡语等语言都有表示第一手信息和第二手信息的功能标记或功能词。通古斯语传据的核心为推导性完成体（inferential perfect），一般来讲，完成式体形式（perfect forms）具有标明非直接信息的功能。在属于满-通古斯语族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当中，锡伯语传据标记与零标记对立，表示各种传据意义，传据功能词也是标明信息来源的重要手段。

本书以中国境内的阿尔泰语系语言为主，参照国内外至今发表的相关论著和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科研启动金研究项目《阿尔泰语系语言情态系统的类型学研究》课题组成员所提供的相关语料和课题组的近期研究成果，对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系统的基本类型及传据功能标记的语义和功能进行简要分析。同时，本书还将谈到传据与语用、传据与时体、传据与插入语、传据标记的重叠使用等相关问题。与语言接触密切相关的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的地域扩散问题则将另写专文探讨。

^① 详见 Aikhenvald 2004，第 63~66 页，尤其是在第 65 页的表格。

^② 参见 Nuyts 2005，第 10 页。

2.1 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问题的研究

虽然西方语言学界早在 20 世纪初就注意到信息来源及与其相关的传据问题并于 20 世纪的 50 年代之间已经确认传据这一语法范畴，但传据范畴的广泛讨论则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得以开始，其中包括突厥语的传据问题。^①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传据成为西方语言学界关注的重点语法范畴之一。^②进入 21 世纪之后，传据问题的研究得到广泛关注，各国语言学界出版、发表不少讨论和研究传据问题的论著。除了上面提到的埃亨瓦尔多等学者的论著之外，先后出现彼塔·柯哈尤夫（Petar Kehayov）的《传据的区域类型学透视：巴尔干和波罗的海语言联盟的个案研究》、理查德·维特（Richard J. Whitt）的《英语和德语的传据动词和感知动词》、贾布列拉·跌瓦尔多（Gabrielle Diewald）等编《传据在欧洲语言中的表现》、《德语的传据：语法标记及其语法化规则》、布约仁·维勒特（Björn Wiemer）的《欧洲语言传据标记的语料库》、索尼娅·盖皮尔（Sonja Gipper）的《尤拉卡雷语的传据及主体间性：相互影响问题研究》等一系列著作^③。仅以西欧突厥语言学界为例，瑞典突厥学家、语言学家拉尔斯·约翰逊（Lars Johanson）教授和瑞典伊朗学家波·乌塔斯（Bo Utas）教授共同主编的《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及其周边语言的传据》一书（见 Johanson/Utas 2000），不仅描写、分析土耳其语、朮兹乌兹语、哈拉吉语、撒拉语等突厥诸语言的传据功能操作符，而且还涉及到突厥语族语言传据范畴的诸多核心问题，如突厥诸语言共有的功能操作符的语义和功能、突厥语言传据范畴的主要特点、突厥语传据的地域分布、突厥语传据的习得等。^④稍后，拉尔斯·约翰逊发表《突厥语言的传据》一文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对突厥语族语言传据系统的主要操作符、传据操作符的语义类型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讨论，同时还涉及到了传据操作符的语境解释、语义延伸以及传据与其他语法范畴的关系、突厥语言传据操作符的复制等问题（见 Johanson 2003）。土耳其学者克里穆·德米尔齐（Kerim Demirci）等曾对西欧学者研究突厥语族诸语言传据问题的详情做过很好的概述（见 Demirci 等 2010），这里不再赘述。

在对阿尔泰语系其他语言的传据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中，日本学者梶茂樹（Haruo Aoki）关于日语传据的描写比较重要。梶茂樹的论文发表在切夫等主编的《传据：认识论的语言学标记》一书（见 Chafe 等主编 2006，223-238），在语言学界影响较大。该文首先描写表示知觉（sensation）、传闻（hearsay）和推断（inference）的动词短语，然后谈到副词性短语，即插入语对传据表述的影响及

^① 主要见 Boas 1911，43 页，Jakobson 1957，Barnes 1984，Chafe/Nichols 1986，Aksu-Koç 1986，Willett 1988 等。

^② 关于西方语言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论详见 Jacobsen 1986，Comrie 2000，Aikhenvald 2004，第 12~18 页。

^③ 见 Kehayov 2006，Diewald 2010a，Diewald/Smirnova 编 2010 和 Diewald/Smirnova 编 2010a，Whitt 2009，Wiemer 2010，Gipper 2011 等。

^④ 见 Johanson/Utas 2000，第 15~143 页。

传据和敬语的关系等,最后简要谈到一些日语传据操作符的历史来源。从他的分析可以看出,他倾向于把日语的传据描写为由描写知觉、传闻、推断等构成的三元范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日语的两个主要传据操作符 *soo* 和 *yoo* 可能源于汉语“相”和“样”的观点,这一点得到木田章义教授的肯定(见本书木田教授关于日语传据的分析)。这为日语传据与周边语言关系的研究至关重要。

俄罗斯语言学家安德烈·马尔楚阔夫(Andrey Malchukov)对通古斯语传据范畴的研究值得关注。马尔楚阔夫讨论通古斯语传据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约翰逊和乌塔斯主编的《突厥语族和伊朗语族及其周边语言的传据》一书(见 Malchukov 2000)。他从共时和历时角度探讨通古斯语完成体形式的语义,重点关注其(间接)的传据功能。他认为,尽管在西部额温、乌迪内语等一些通古斯语言中完成体形式的传据意义较其他语言更为明显,但把推导性完成形式可以看作是通古斯语传据系统的核心。在他看来,在完成体的演变过程中,一些通古斯方言的完成体形式或者没有发展到传据阶段,或者其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已经跳过这一阶段。在这篇论文里,他对北部通古斯语的完成体形式做了较详细的描写,同时分析影响传据意义增强的诸多内部和外部因素。此外,他通过对东部通古斯语完成形式的演变也做了些探讨,试图显示传据和时体范畴之间的历时联系(详见 Malchukov 2000 及本书马尔楚阔夫对通古斯语族语言传据的分析)。后来,马尔楚阔夫还与其他学者合作发表过关于日语和涅涅茨语传据范畴的一些论文(见 Malchukov 2006 和 Malchukov 2007)。

讨论韩国语传据范畴的论著最近几年也相继出现。其中,比较重要的是 Kyung-Sook Chung 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制空间:韩国语的时、体、传据及言语活动》(见 Chung 2005)。该文通过对韩国语带有 *-te* 和 *-ney* 的传据句进行分析,认为韩国语的时和传据密切相关。传据系统不仅指时间性,而且还指由空间指示时造成的空间资源。该文指出,虽然传据是一个独立的与反范畴。它在韩国语中与时和体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关系。^①此外, Iksoo Kwon 关于韩国语传据类型的归纳和个别传据标记的分析也很值得参考。

耐人寻味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也曾出现一些讨论阿尔泰语系语言传据范畴的重要论文,主要有刘照雄等的《保安语和撒拉语里的确定与非确定语气》^②、哈密提·铁木尔的《维吾尔语的陈述语气》^③、李树兰的《锡伯语动词陈述式的亲知口气和非亲知口气》等。^④与此同时,有些讨论具体突厥语言语法结构的著作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传据问题。^⑤已故维吾尔族语言学家哈密提·铁木尔教授主张把

^① 详见 Chung 2005, 第 255~256 页。

^② 《民族语文》1980 年第 1 期,第 23~28 页。

^③ 《民族语文》1982 年第 1 期,第 48~52 页、第 63 页。

^④ 《民族语文》,1986 年第 4 期,第 26~32 页。

^⑤ 见林 1985,第 63~66 页;陈/雷 1985,第 92~99 页;耿/李 1985,第 66~68 页;喻 1989;程主编 1996;Tömür 2003,第 319~387 页。

陈述语气分为直陈语气、间陈语气、转述语气、或然语气等四种，其语料和论述直接涉及到传据问题（关于哈米提·铁木尔教授关于维吾尔语陈述式的分析相见本书力提甫·托乎提教授论文的第二部分）。李树兰先生认为，除了现在将来时和现在-将来完成时之外，锡伯语的过去时、过去进行时、过去未完成时、过去完成时、现在进行时等都区分亲自目睹、亲身经历、直接得知的口气和不是或不强调是亲自目睹、亲身经历、直接得知的口气，并把这两种口气区别称作亲知口气和非亲知口气。刘照雄和林莲云二位先生则根据保安语和撒拉语的口语材料的分析，认为在保安语和撒拉语等阿尔泰语系语言在体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内区分确定语气和非确定语气。陈宗振先生则用确切口气和非确切口气来描写西部裕固语的传据。几乎与此同时或稍后，类似观点和相关分析方法不同程度地反映到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撒拉语、西部裕固语、保安语、锡伯语等语言的简志、语法书和相关论著。^①

我国阿尔泰语言学界的这些研究论著以大量语言材料的分析为其出发点，为传据的认识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说是从实际语言的实例分析出发不断发现和归纳具体语言特有语法范畴的突出表现。遗憾的是，大多数论著把传据范畴的语法标记当作动词的式、语气、时间等语法范畴功能操作符的一部分来看待，忽视了传据作为独立语法范畴的一面，更忽略了传据远远超出动词语法范畴范围的重要一面。在描写、分析当中，大部分论著把重点放在传据标记语气意义的研究，认为相关语法标记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实际是确切语气和非确切语气或确切口气和非确切口气之差别，并视其为动词语气范畴当中陈述语气的下位范畴，使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复杂化。这一观点在国内影响较深，其相关术语和分析方法仍在使用，难怪本书的有些章节仍然用这些术语和方法来描写传据。

简单地说，首先，我国突厥学界谈论的所谓陈述语气的功能标记之所以有确定语气和非确定语气或确切口气和非确切语气的差异，关键不是因为叙述者使用何种语气或口气，而是因为作为叙述基础的信息来源不同，叙述者对于信息来源的获取方式，当然叙述者对叙述方式的选择也起到关键作用。如果叙述者的信息为叙述者的亲眼目睹或亲耳所听，那么他把信息作为直接信息叙述给听者，他的语气或口气有可能是确定的或确切的，但叙述者不对其叙述内容或所传信息内容的真实与否做任何评价。其次，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之前，首先应该充分认识到，传据并非是简单的动词的语法范畴，它的涉及范围远远超出动词的变位系统。所谓的陈述式实际指的是陈述句，实际上是句子的一种语气类型，把它简单地在动词变位系统分析描写是否科学，需要考虑。更重要的是，作为独立语法范畴的传据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来源和信息的获取途径，其核心并非是说话者的语气或口气，这与叙述者对于叙述方式的选择有明显差别。

^① 主要参看喻 1989，程主编 1996，杨 2005，陈 2004，第 167~181 页；张 2004，第 359~382 页；钟 2009，第 126~143 页；Malchukov 2000，张 2008 以及 Abdulla 主编 2010，第三卷，第 1647~184 页。